

九

經

疑

難

九經疑難卷之三

尚書

尚書名義有三

尚書家者其先出於太古易曰

則之故知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勸書於厝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刪其善者定為尚書百篇孔安國曰以其尚古之書謂之尚書尚書施機鈴曰尚者上也上天垂文象布節度如天行也王肅曰上所言下為史所書故曰上書也推此三說其義不同

元史通

○到子

尚書為舛不一

書之所主本於號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言于  
臣下故其所載之書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至如堯  
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貢一篇惟言地理洪範總述災  
祥頌命專陳喪禮茲亦為例之不一也

劉子元史通

### 孔安國論六舛

孔安國序書以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為六舛典即堯  
典舜典謨即大禹謨皋陶謨訓即伊訓高宗之訓誥  
即湯誥大誥誓即甘誓湯誓命即畢命顧命之等是

也 孔穎達疏

溫公曰帝降為王德散為業其事煩其政察其言  
致詳典謨不足盡之矣槩不出乎尊德樂道求賢  
助治也言欲其詳盡也則順理而教之以有訓焉  
所以言之易行也事欲其周知也則明言而諭之  
以有誥焉所以使之不疑也誓師以討有罪命人  
以彰有德是以伊尹之於太甲或訓之以率乃祖  
以訓之師古則顯而易遵也訓以祗厥身以事之  
在我近而易知也祖乙之訓高宗或訓以正厥事  
所以使之修其在己則事之易行也訓以欽其民  
所以使之无忽則事之易見也召公作旅獒訓成

王慎德之事周公作元逸訓戒其勤政之方至上  
之誠有不至則上有以誥于下仲虺湯誥之告万  
方大誥之告多方也下之情有不達則下有以誥  
于上仲虺之告湯祖伊之告受也盤庚咎誥以告  
廷都酒誥以告元奭酒此告其事也康誥梓材以  
告康叔此告其人也多方多士康王之誥此告諸  
侯也召公君奭臣下相告也若夫國有大事以起  
軍旅訓誥不用而誓戒行焉啓戰有扈湯戰條野  
武三戰牧野此誓之野也魯宅曲阜而誓於費秦  
遇而誓於秦此誓之國也嗣后討義和用上伐下

故易為征此即其事也武王伐紂傾時否也故謂之秦此因其時也人君受命於天人臣受命於君有德可尊則爵命之高宗命傳說穆王命伯景此命有德也有功可記則祿命之平王命文侯此命有功也成王命畢公以周公之事此以道命之也穆王命君牙以司徒之職此以事命之也命微子以承商祀以世不可絕也命蔡仲以繼蔡叔以親不可弛也然成王之治其典尤備於周官三代非元常道也箕子所陳其謨尤詳於洪範三代非元成謀也然以訓誥誓命為主也唐虞之際德全事

簡君臣賡歌元非訓也巡狩四方元非誥也會師  
征苗元非誓也九官在位元非命也以典謨為主  
故也

孔穎達論十敍

說者以書敍例有十此六者之外尚有征貢歌範四  
者并之則十矣一曰典二曰謨三曰貢四曰歌五曰  
誓六曰誥七曰訓八曰命九曰征十曰範堯典舜典  
二篇典也大禹謨皋陶謨三篇謨也禹貢一篇貢也  
王子之歌一篇歌也甘誓秦誓二篇湯誓牧誓費誓  
秦誓八篇誓也仲虺之誥湯誥大誥康誥酒誥召誥

洛誥康王之誥八篇誥也伊訓一篇訓也說命三篇  
微子之命蔡仲之命顧命畢命冏命文侯之命九篇  
命也胤征一篇誥也洪範一篇範也此各隨事而言  
孔穎達堯典疏

餘篇不入十例

益稷亦謨也因其人稱言以別之其太甲咸有一德  
伊尹訓道主亦訓之類盤庚亦誥也故王肅云不言  
誥何也取其徒而立助非但錄其誥高宗彤日与訓  
序連文亦訓辭可知也西伯戡黎云祖伊恐奔告于  
受亦誥也武成云識其政事亦誥也旅獒成王亦訓



也金滕自為一卦祝亦誥辭也梓材酒誥分出亦誥也  
也多士以王命誥自然誥也无逸戒王亦訓也君奭  
周公誥召公亦誥也多方周官上誥於下亦誥也君  
陳君牙与畢命之類亦命也吕刑陳刑告王亦誥也  
書篇之名因事而立既无卦例隨便為文 孔穎達疏

益稷禹貢洪範疑於謨不可言謨高宗彤日旅獒  
西伯戡黎无逸疑於訓不可言訓梓材盤庚多方  
微子疑於誥不可言誥嗣征疑於誓不可言誓君  
陳君牙吕刑疑於命不可言命聖人之言未嘗不  
寓於微妙之意然大倫大法則不過訓誥誓命而

已訓行於上君臣之道正誥行于下上下下之志通  
誓則士卒知畏命則臣下知稟然谷梁曰誓誥不  
及五帝王制曰商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  
民始疑此徒知為言之異不知先王所以赴時

存書五十八篇

虞書五夏書四商書十七周書三十二

亡書三十二篇

虞書亡十一夏書亡五商書亡七周書亡九

百篇次序異同

百篇次第於序孔節不同孔以湯誓在夏社前於百

篇為第二十六鄭以為在臣扈後第二十孔以咸  
有一德次太甲後第肆拾鄭以為在湯誥後第三十  
二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第八十三鄭以為在費  
誓前第九十六孔以周官在立政後第八十八鄭以  
為在立政前第八十六孔以費誓在文侯之命後第  
九十九鄭以為在呂刑前第九十七不同者孔依壁  
內篇次及序為文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為次孔未入  
學官以此不同考論次第孔義是也

孔疏

孔氏所傳古文

繪古本并石經直言堯典无古文尚書以孔從錄書

仍号古文故後人因而題之於此以別伏生所出大小夏侯及歐陽所傳為今文

伏生所傳今文

案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三家所傳及後漢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

達疏

古今傳授不同

書之所興盖与文字俱起孔子觀書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刪其善者上自虞下至周為百篇編而序之遭秦滅李至漢唯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

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二  
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  
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傳之至曾孫歐陽高  
謂之尚書歐陽之季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  
授旅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為大夏侯之季勝傳從  
子建別為小夏侯之季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  
立訖漢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最盛初漢武帝特魯  
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末孫惠不滅之書字皆古文  
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泰誓身河內女  
子所獻不同又濟南伏生所誦有五篇相合安國並

依古人開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其餘篇簡錯亂不可復讀並送之官府安國又為五十八篇作傳會巫蠱事起不得奏上私傳其業於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季而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為之注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无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

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闡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  
異方於大桁市得此書奏上比馬鄭斯注多二十八  
字於是始列國李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唯傳  
正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自餘所存无復師  
說又有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子  
壁中書之殘闕者故附尚書之末

隋經籍志

孔安國取共王所得書恭授伏生二十九篇通五  
十八篇承詔作傳會巫蠱不行惟自傳於子孫劉  
鍊之說云安國授見寬晁錯授膠東庸生晉鄭冲  
得其業授蘇愉愉授梁柳柳授臧曹曹授梅賾賾

遭亂失其書歷代器傳後侍中紀瞻傳得其書大  
與初始中缺之元帝案今文孔所傳者膠東生賈  
逵馬融劉歆等蓋其書散逸惟傳孔李經文三十  
三篇

諸儒傳授異同

案壁內所得孔為傳者凡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三  
十三篇與鄭注同二十五篇增多鄭注也其二十五  
篇者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胤征三仲虺之誥四湯  
誥五伊訓六太甲三篇九成有一德十說命三篇十  
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



九蔡叔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四命二十五但孔君所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偽造尚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為五十八篇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孔則於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內无古文泰誓除序尚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為三十三增二十五篇為五十八篇鄭玄則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為三十四篇更增益偽書二十四篇為五十八

所增益二十四篇者則鄭注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  
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  
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  
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  
三四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為十六卷以九共九篇  
共卷除八篇故為十六故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  
八篇藝文志又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  
古文又多十六篇即卷也即是偽書二十四篇也  
劉向作別錄班固作藝文志並云此言不見孔傳也  
劉歆作三統曆論武王伐紂引今文泰誓云丙午逮

又引武成越若來三月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並  
不與孔同亦不見孔傳也後漢初賈逵奏尚書疏云  
流為烏是與孔亦異也馬融書序云經傳所引四誓  
泰誓並無此文又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是融亦不  
見也服虔杜預注左傳亂其紀綱並云夏桀特服虔  
杜預皆不見也鄭玄亦不見之故注書序舜典云入  
麓佛迷又注五子之歌云避亂於洛汭注胤征云胤  
征臣名又注禹貢引胤征云厥篚玄黃昭我周王又  
注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注典寶引伊訓云載  
孚在亳又曰征是三腹又注旅獒云獒讀曰豪謂是

道豪之長又古文有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見在而  
云亡其汨作典寶之等一十三篇見亡而云已逸是  
不見古文也案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  
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  
邕所勒石經是也孔所傳者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  
融等所傳是也鄭玄書贊云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  
亦好此李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  
之矣又云歐陽氏失其本義令疾此蔽冒猶後疑惑  
未悛是鄭意師祖孔季傳授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  
融等季而賤夏侯歐陽等何意鄭注尚書亡逸並与

孔異篇數並與三家同又劉歆賈逵馬融之等並傳  
孔李云十六篇逸與安國不同者良由孔注之後其  
書散逸傳注不行以庸生賈馬之等惟傳孔李經文  
三十三篇故鄭與三家同以為古文而鄭承其後所  
注皆同賈逵馬融之李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  
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碣夷為宅碣鐵昧谷曰  
柳谷心腹腎腸曰憂腎陽剝則剝剝云臍宮剝剝頭  
庶剝是鄭注不同也三家之李傳孔業者漢書儒林  
傳云安國傳都尉朝子俊之傳膠東庸生生傳清河  
胡常之傳徐敖教傳王璜及塗暉之傳河南桑欽至

後漢初衛賈馬亦傳孔李故書贊云自世祖興後漢  
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是也所得傳者三十三篇古  
經亦元其五十八篇及傳說絕元傳者至晉世王肅  
注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注亂其紀綱為夏太康時又  
晉書皇甫謐傳云始子外弟梁柳遺得古文尚書故  
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晉書又云  
晉太保公鄭冲以古文授扶風蘇愉々字休預々授  
天水梁柳字洪季即謐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  
彥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真又為預章內史遂  
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時已亡失舜典一篇晉

末范甯為解時已不得焉至齊蕭寔建武四年姚方  
興於大航頭得而獻之議者以為孔安國之所注也  
值方興有罪事亦隨寔至隋開皇二年購募遺典乃  
得其篇焉然孔注之後歷及後漢之末元人傳說至  
晉之初猶得存者雖不列李官散在民間事雖久遠  
故得猶存 孔穎達疏

大意不離乎中

古者左史記書右史記動書者記言動之史自唐迄  
周更千餘年聖賢之作其流風善政可傳于後世者  
具載于百篇之書今其存者五十九篇予切以一言

敵之曰中而已堯之盜舜曰天之歷數在尔躬允執  
其中舜以命禹三聖相授蓋一道也貴為天子而以  
天下與人窮為匹夫而受人以天下其相与授受之  
際豈不重哉仲虺稱湯曰建中于民箕子為陳洪範  
曰皇建其有極然帝之為帝王之為王率此道也然  
亦貴乎時中也當其可之謂也堯授舜、授禹受而  
不為泰湯放桀武王伐紂取而不為貪為臣而放其  
君非篡也為弟而誅其兄非逆也書之大倫大要不  
越是數者聖人安為之而不疑者蓋當其可也是故  
堯典之書為遜舜而作名典言大常也苟當其可雖



以天下身人猶以為常後世昧執中之權而不知時措之宜故徇名失實而為之噲之遜白公之爭自取滅亡者有之矣或臨之以兵而為忠不忍而為仁皆失是也

楊中立文

書序孔子所作

序鄭玄馬融王肅並云孔子所作孔義或然詩書理不應異夫子為書作序不作詩序者此自或作或否无義于也鄭知孔子作者依緯文而知也安國既以同序為卷檢此百篇凡有六十三序其九十六篇明居咸有一德立政无逸不序所由直云咎单作明居

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立政周公作元誥六十三  
序者若汨作九共九篇橐飶十一篇共序其咸又四  
篇同序其大禹謨皋陶謨益稷夏社疑至臣扈伊訓  
肆命徂后太甲三篇盤庚三篇說命三篇泰誓三篇  
康誥酒誥梓材二十四篇皆三篇同序其帝告釐沃  
汝鳩汝方伊陟原命高宗彤日高宗之訓八篇皆共  
卷類同故同序同序而別篇者二十三篇通明居元  
逸等四篇為三十七篇加六十三即百篇也

孔穎達疏

### 虞書

### 堯典

堯典曷謂虞書

堯典雖曰唐事本以虞史所錄未言舜登庸由堯故  
追堯作典非唐史所錄故謂之虞書也鄭玄云舜之  
美事在於堯時是也案馬融鄭玄王肅別錄題皆曰  
虞夏書以虞夏同科雖虞事亦連夏此直言虞書本  
无尚書之題也

孔叔達疏

鄭康成曰舜之美事在堯孔穎達曰舜史所錄因  
曰虞書夫堯典皆述堯行事又若因舊史孔子何  
用刪乎二說未是矣虞書者仲尼刪定之筆也若  
閔雅文王之詩係之周公鵲巢先王之詩係之召

公虎牢非鄭邑追而係之鄭以成晉志彭城已非  
宋地追而係之宋以抑楚之秦也仲尼言聖人授  
受之心杜百代篡爭之亂以成堯之遜也堯之遜  
非受終於丈祖之日必先一其天下歸舜之心尔  
其序有將遜于位作堯典也荀卿曰天下厭然身  
鄉无異以堯繼堯何變之有韓文公曰舜如堯二  
如舜柳子厚曰堯自忘也舜自係也皆迹此而言  
之耳

楊增云

### 舜典

舜典曷為而作

虞舜所居側陋身又微賤堯聞之有聰明聖德將使之繼己帝位歷試於諸所難為之事史述其事故作

舜典

正義

舜典何以言虞書而堯典何以不言唐書聞之詩曰堯在位堯之書未作堯禪舜然後有堯之書舜在位舜之書未作舜禪禹然後有舜典之書大抵其書皆出於後世故堯雖在唐而堯則曰虞書至舜典而下當出夏時乃曰虞書非史氏之舊也孔子序正之也春秋之君臣引大禹臯陶謨益稷之言見於左氏傳者皆曰夏書此史氏之舊書也

孔子序舜典而下謂十有五篇之書皆舜一代之  
制作欲因其舊而為夏書則時事有出於商史者  
述曰商書則商時事有出於周史者述曰周書如  
此則名代廷易而言不順矣乎故孔子正舜典而  
下十五篇題以虞書也然則既正舜典為虞書曷  
不正堯典曰唐書乎蓋堯舜二帝常相終始堯典  
載舜有鰥在下之言舜典亦言堯聞之聰明相為  
終始若出一軀故孔子因其舊曰虞書可以无嫌  
也一因一革聖人无容心焉順乎自然而已矣

梅賾奏續舜典

元帝時祿章內史梅賾奏上孔傳古文尚書中亡中  
亡一篇乃取王肅注堯典慎徽五典下分為舜典  
一篇以續之

九共九篇亡書

古文共身丘相近故誤傳為共耳即八索九丘按小  
序帝釐下土方設居方止橐飲汨作之篇言帝釐下  
土與工致治之道及九丘者乃方設居方別生分類  
也九州殊土異俗各因其性順其舊而教之每州一  
篇也幽身莫類營与益類人物与舊故不言十二而

言九也 劉敞云

大禹謨

三謨何不稱典

序曰少昊顓帝高辛唐虞之書言常道也然五帝之書皆謂之典則虞書大禹皋陶謨益稷之屬亦應稱典所以別立名者何也蓋典者帝者之常道謨者人臣之嘉言二典所載皆堯舜所行之事可以為萬世法者也至於禹皋陶益稷所載皆一時廟堂之上至誠相與獻替之嘉言比於帝者之制固不侔矣以其所主者在言皆稱謨而不稱典也疏氏以為主論帝德則以典為名其臣下所為隨義立稱得之矣



溫公曰堯舜之聖其性至仁其道孝悌聰明之德  
蘊於內溫恭之行形於外然猶急於親賢樂於聞  
善命四岳任百揆立九官咨十二牧而後富民有  
政導民有教治民有五刑防民有禮樂以成常行  
之道而書謂之典時也禹稷臯益之徒得君之尊  
行政之久發忠嘉之論凡為臣之道修六府和三  
事而地平天成之謀成焉去姦宄服蠻夷而明刑  
弼教之謀成焉陳舜之事瞽叟贊禹之修六德而  
班師振旅之謀成焉播奏艱食懋廷有元而粒食  
乂邦之謀成焉大禹所陳者功也臯陶所陳者言

也功施于一時万世所賴言合于一時万世所師  
此謂之謨焉典者君道之尽謨者臣道之尽尽君  
臣之道所以能致帝者之用成天地之化也

禹謨先序皋陶

皋陶為帝舜陳其謀禹為帝舜陳已成所治水之功  
帝舜因其所陳從而重美之史錄其辭作大禹皋陶  
二篇之謨又作益稷之篇凡三篇也篇先大禹序先  
言皋陶者皋陶之篇皋陶自先發端禹乃然而問之  
皋陶言在禹先故序先言皋陶其此篇以功大為先  
故先禹也益稷之篇亦是禹之所陳因皋陶之言而

禹論益稷在臯陶謨後故後其篇

正義

禹謨何獨稱大

餘文單稱禹而此獨加大者故解之禹與臯陶同為舜謀而禹功實大禹與臯陶不等史加大其功使異於臯陶於此獨加大字與臯陶並言故也

正義

禹謨不謂夏書

臯陶邁種德地平天成戒之用休與其殺不辜左傳皆引為夏書蓋書之舊從大禹謨而下及仲尼刪之思正萬世之法故定禹貢為夏書見禹得天下非受命於神宗之日本於治水之功萬世賴其利而天下

知之歸禹之心一焉孔安國謂禹之王以是功者得之  
臯陶遵種德德乃降乃虞書之絳莊六年引之以  
為夏書以左氏之富而艷其言浩博非常人所及  
不應以虞書為夏書特附會之誤爾杜氏不知出  
此乃因陋就寡指臯陶遵種德二乃降為逸書豈  
不悖哉且誤引篇目不獨左氏為然以禮經考之  
乃季咸有一德為伊誥季君牙為君雅其誤益甚  
矣而鄭氏之注皆為發明而是正之其過於預達  
矣然則左氏之誤非左氏之罪也杜預之罪也

### 臯陶謨

皋陶為帝舜謀

孔安國以此篇惟與禹言嫌其不對帝舜故言為帝舜謀將言為帝舜謀故又訓謨為謀以詳其文 正義

益稷

益稷曷不言謨

益稷亦大禹所謀不言謨者禹謀言及益稷非是益稷為謀不得言益稷謨也其篇雖有夔曰夔言樂和本非謀慮不得謂之夔謨 正義

觀篇次始終文勢本无益稷之一篇後儒為之尔其文義相連皆帝與禹皋陶之言而不見有益稷

所謨之言也雖下文有暨益暨稷之文亦非常之  
身言益稷為之謨乃禹稱此二篇爾以是知其舊  
无有也往往出於後儒以篇次之長而又泥暨益  
暨稷之文分而目之以益稷也

夏書

禹貢

貢法是禹所制

禹以貢法故以禹貢名篇貢賦之法其來久矣治水  
之後更復改新言此篇貢法是禹所制非禹始為貢  
也 正義

禹貢惟言地理

孔子觀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則刪為百篇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至如堯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貢一篇惟言地理洪範總述災祥頤命都陳

喪禮

劉子元史通

辨禹貢為夏書

此治水是堯末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得王天下以是治之功故以為夏書之首此篇史述時事非是應對言語當是水土既治史即錄此六篇其初必在虞書之內蓋舊史抽入夏書或仲尼始退其第事不

可知也諸序皆言作某篇此序不言作禹貢者以發首言禹末言貢篇名足以顯矣百篇之序此類有三微子作誥父師少師不言作微子仲虺作誥不言作仲虺之誥与此篇皆為理足而略之也

甘誓

夏啓親征有扈

夏王啓之時諸侯有扈氏叛王命率衆親征之有扈氏發兵拒啓啓與戰于甘地之野將戰集將士而誓戒之史叙其事作甘誓

正義

五子之歌



相顧從輕至甚

史述作歌之由先叙失國之事其一曰以下乃是歌  
辭此五子作歌五章每章各是一人之作而辭相連  
接自為終始初言皇祖有訓未必則指怨太康必是  
五子之歌相顧從輕至甚其一其二蓋是昆弟之次  
或是作歌之次不可知也

正義

不言弟而言子

直言五子不知謂誰故言啓之五子太康之弟叙怨  
作歌不言五弟而言五子者以其述祖之訓故繫父

以言之

正義

嗣征

命嗣侯征羲和

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今乃沈湎于酒過差  
非度廢天時亂甲乙不以所掌為意胤國之侯受王  
命往征之史叙其事作胤征 正義

嗣征繼夏書後

耳誓顛帝王始變也五子之歌明夏道不繼也嗣征  
示夏王之跡熄也其猶商之後次於西伯戡黎乎商  
王之跡熄也周書之後次于秦穆之誓乎周王之跡  
熄也秦穆周之異姓也西伯商之異姓也嗣侯夏之

異姓也本支不繼則異姓出異姓出本支絕也故夏  
至嗣侯之征之後无書商至戡黎之後无書周至秦  
誓之後无書示其本支當繼不可使異姓出而絕之  
鑒戒哉

商書

湯誓

記誓不言誓處

此經皆誓之辭也甘誓泰誓牧誓發首皆有序引別  
言其誓意記其誓處此身費誓惟記誓辭不言誓處  
者史非一人辭有詳略序以經文不具故備言之也

伊尹相湯伐桀

叙湯放桀也。雖曰義曰權曰救民之塗炭，其如桀也。湯，臣也。聖人大戒後世以臣伐君自此始矣。於是求其所以立教之旨。然湯，聖人也。固不可首其惡也。已矣。伊尹，賢也。可屈之以伸教焉。故書曰：伊尹相湯，伐桀，示移伐君之誥於伊尹也。以正萬世君臣之大義焉。至於武王，則不復云。

高定七歲讀湯誓，問父郢曰：奈何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不為非道。又問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順人乎？郢不能對。

仲虺之誥

仲虺勸湯之辭

發首二句史述成湯之心次二句湯言已慙之意仲虺乃作誥以下皆勸湯之辭自曰嗚呼至用爽厥師言天以桀有罪命伐下之事自簡賢輔勢至言足聽聞說湯在桀時怖懼之事自惟王弗迎声色至厥惟舊哉言湯有德行加民民歸之事自佑賢輔德以下說天子之法當擢用賢良屏黜昏暴勸湯奉行此事不須以放桀為惡

正義

湯誥

歸亳告示天下

湯既黜夏王之命復歸于亳以代家大義誥示天下  
史錄其事作湯誥仲虺在路作誥此至亳乃作故作  
仲虺之下

正義

伊訓

辨論太甲元年

成湯既沒其歲卽太甲元年伊尹以太甲承湯之後  
恐其不能纂修祖業作書以戒之

正義

伊訓稱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則太甲繼湯而卽位  
明矣司馬廷何以謂外丙仲壬之而後有太甲謹

按孟子嘗曰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而繼之以太甲則是外丙仲壬立而後有太甲信矣伊訓所稱蓋特序一篇之意以太甲之立而不能思昔成湯之德而顛覆其典刑故序以為成湯既沒太甲元年者其意端有在也然則迂之所載與書序不同者信史當以世次為先後程正叔曰湯崩太丁未立而死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故太甲得立也太甲又有思庸之資故伊尹立之非謂六年之後太甲方立

論伊尹放太甲

太甲既立為不明居喪之禮伊尹放諸桐宮使之思過三年復歸於亳都以其能改前過思念常道故也自初立至放而後歸伊尹每進言以戒之史叙其事作太甲三篇案經三篇是放桐宮之事中下二篇是歸亳之事此序歷言其事以摠三篇也

正義

經稱營于桐宮密迓先王知桐是湯葬地也舜放四凶徙之遠裔春秋放其大夫流之他境嫌此亦然故辨之云不知朝政故曰放使之遠離國都往居墓側与彼放逐事同故亦稱放也古者天子居



九節類纂卷之三十一  
喪三年政事聽於冢宰法當不知朝政不云不知  
朝政曰放者彼正法三年之內君雖不親政事冢  
宰猶尚咨稟此則全不知政故為放也

咸有一德

戒太甲善用臣

太甲既歸于亳伊尹致仕而退恐太甲德不純一故  
作此篇以戒之經稱伊躬及湯有一德言已君臣皆  
有純一之德戒太甲使君臣亦然此主戒太甲而言  
臣有一德者欲令太甲亦任一德之臣經云任官惟  
賢材左右惟其人是戒太甲使善用臣也伊尹放太

甲又迎而後之是伊尹有純十之德已為太甲所言  
是已君臣純一欲令太甲法之 正義

盤庚

盤庚何不言誥

按春秋左氏傳哀公十一年載五子胥引盤庚云盤  
庚之誥今以書考之上篇則稱王播告之修中篇則  
稱誕告用亶其有衆下篇則稱告尔百姓於朕志三  
篇皆誥辭也命篇不以告之為稱目者王肅謂取其  
徒而立功故但以盤庚名篇意在斯矣

予讀盤庚三篇周公之誥如在宗廟武庫中觀古

器物並下之識如登太行之峭嶇劔閣之道羊腸  
九折之險一步一止而九嘆息如夷狄蠻貊窮荒  
万里之人聽華人之言累數十譯僅乃通未嘗不  
廢書而驚曰古先王之聖人欺予哉後世之搢紳  
先生老於文李者考釋訓詁役馳精誠歷數十年  
至於白首沒齒有不能知之當時人之號召告令  
於一日之間何自而知之當時李士大夫借曰知  
之可也田夫野叟閭巷之徒何自而知之切意三  
代之民家業儒人人有士君子之識所謂道德  
仁義之意性命之說典誥之文一聞見而尽識之

非上之人好為繫牙強屈難入之言以驚拂之也  
所習素曉也

說命

史分序為三篇

此三篇上篇言夢說始求得而命之中篇說總百官  
戒王為政下篇王欲師說而李說報王為李之有益  
王又厲說以伊尹之功相對以戒章史分序以為三  
篇也 正義

疑書出漢之後

說命之書疑出於漢之後也觀孟子李書曰若樂弗

大戴禮卷之三十一  
暝眩厥疾弗瘳今以說命觀之辭皆然也而趙岐於  
注乃云書逸篇趙岐猶以說命之書為逸篇則出於  
漢之後可知

高祖彤日

祖己道義訓王

高宗祭其太祖成湯於彤祭之日有飛雉來升祭之  
鼎耳而雉鳴其臣祖己以為王有失德而致此祥遂  
以道義訓王勤王改脩德政史叙其事作高宗彤日  
高宗之訓二篇 正義

名高宗之訓所以訓高宗也此二篇俱是祖己之

言並是訓王之事經云乃訓于王此篇亦是訓也  
諫身訓事異分為二篇標此為發言之端故以彤  
日為名下篇摠諫王之事故名之訓終始互相明  
也四命相后孔歷其名於伊訓之下別為之傳此  
高宗之訓因序為傳不重出名者此以訓王事同  
因解文便作傳不為例也 正義

西伯戡黎

周人克黎見惡

文王功業稍高王兆浦着殷之朝廷之臣始畏惡周  
家所以畏惡之者以周人伐而勝黎邑者也殷臣祖

大經通義卷之三  
伊見周克黎國之易恐其終必伐殷奔走告受言殷  
將滅史叙其事作西伯戡黎 正義

微子

微子不言作誥

紂既暴虐无道錯乱天命其兄微子知紂必亡以作  
言誥告父師箕子少師比干史叙其事而作此篇也  
名曰微子而不言作微子者已言微子作誥以可知  
而省文也 正義

周書

泰誓

漢時有偽泰誓

尚書遭秦火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有太常蓼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身安國書云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為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然則漢初惟有二十八篇元泰誓矣後得偽泰誓三篇諸儒多疑之馬融書序曰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為鵬王至以穀俱來奉火神怪得无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



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  
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泰誓曰獨  
夫受禮記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元罪  
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元良今文泰誓皆  
无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  
多弗復悉記略奉三事以明之亦可知矣王肅亦云  
泰誓近得非其本經馬融惟言後得不知何時得之  
漢書婁敬說高祖云武王伐紂不期而會盟津之上  
者八百諸侯偽泰誓有此文不知其本出何書也武  
帝時黃仲舒對策云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大雉于

王屋流為鳥周公曰復哉復哉今引其文是武帝之時已得之矣李顯集注尚書於偽泰誓篇每引孔安國曰計安國必不為彼偽書作傳不知顯何由為此言梁王兼而存之言本有兩泰誓古文泰誓伐紂時事聖人取為尚書今文泰誓觀兵時事別錄之以為周書此非紂也彼偽書三篇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亦代紂時事非盡觀兵時事也且觀兵示弱即退復何誓之有設有其誓不得同以泰誓為篇名

正義

陸德明釋文曰宣帝太始中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行之

牧誓

与受戰於牧野

武王以兵戎之車三百兩虎賁之士三百人与受戰於商郊牧地之野將戰之時王設言以誓衆史叙其事正義

武成

疑其理信其文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以至仁伐不仁何其血之流杵也此疑其理也孔穎達曰

此篇叙多事而王言少又首尾不結体裁異於餘篇

不借其王介甫云武戒一篇讀之不成文疑於征伐  
文也

商与底商之罪至天下大定疑當相次天下大定至  
其承厥志一簡一次在前底商之罪至天下大定一  
簡誤在後耳然多聞厥疑<sub>國</sub>言其餘則寡尤余嘗尤  
諸儒之改經尤而効之教乎哉

疑武戒之誤者古今之常說也孔穎達曰此篇序  
事多而王言少其辭又首尾不結躰裁異於餘篇  
無作善羞當有其辭今元其語是言尚未訖簡編  
斷絕自漢以來豈惟穎達疑之近世王氏程氏之  
徒莫不疑之卒元定論嗚呼書之不幸出於口授

壁藏孔安國定其可知者五十有九篇曰其餘錯  
亂摩滅不可復知然則五十九篇既定之後豈元  
錯繆也哉蓋亦有之矣夔曰於予擊石拊石之絳  
只合在益稷之末而重出於舜典命官之際康誥  
之書周公作誥以封康叔而世周公初基作新大  
邑於東國洛此文皆錯亂失次也若夫武成之書  
則似顛例錯亂然深究其旨實未嘗錯誤也蓋古  
書之舛自不同仲虺之誥全載仲虺之言湯誥全  
載湯之命伊尹全載伊尹之語至如太甲盤庚之  
類皆出一人之旨此其大凡也若堯典則雜記堯

用人之言至於稱堯之德與乃命羲和以下蓋史  
官之辭舜典並是史官述舜之為政及命官事禹  
貢顧命等並史官記當時之制此又自一牀也其  
可以一槩觀也武王伐紂五書大誓三篇牧誓一  
篇皆全載武王誓衆之辭史官元加焉此則仲虺  
之誥湯誥伊訓臚也惟武成不然武成者武王伐  
紂之功已承失其政事之書皆史官記武王征伐  
及其歸周所行之事此則堯典舜典顧命之書臚  
同孔氏乃疑其序事多而王言少臚載異於餘篇  
又當如是之疑也且據左氏元作神羞以下皆有

其辭此獨元文何拘之甚邪至王氏則離析其章句以予小子其承厥志以下即繼以乃反商政夫經上言先王之勤勞文王之未集大統武王方承厥志繼以底商之罪此其辭理甚順若其承厥志以下不言伐商罪遽謂反商政則其語無論之甚孝者惟惠武成之失次及其離而讀之反以無論可乎然則諸儒所以疑之者何說以所記之日有差故也一日癸巳武王自周代商不當以繼以四月哉生明既曰既生魄為四月之十六日不當繼以既戊午反是正月之二十八日既先僊武修文

不宜始記禱神与受會于牧野既去祀于周廟命  
庶邦冢君不宜始記式商各閭散財發粟所以謂  
顛倒斷絕也予謂不然武成一書惟知古人作書  
之躰者乃知其元誤也武王既勝商歸豐史官雜  
記其事首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  
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此則記其始往伐商之時也  
繼以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  
文以下此則記其克商還周之時也既述其往又  
記其歸此其記事之摠目也即載其命冢君百官  
之辭告皇天后土所過山川之言至元作神羞述



武王往伐之時有此言尔述武王之言已尽乃曰  
既戊午師逾孟津此史官卒言其勝商之事尔至  
下封墓式閭散財發粟皆謂天下已定行之雖若  
不相倫續蓋相雜記其政事元害作書之躰也以  
此見既生魄乃序其婦周之後既戊午重述其伐  
商之時不得以戊午繼四月生魄為疑也李者反  
復深思之理可見也或曰孟子之於武成固尽信  
之矣豈得無所疑乎曰孟子時疑其仁人伐罪不  
至於流血漂杵尔孟子雖疑其理之或非未嘗疑  
其文之錯誤後人疑武成當如孟子而後為知書

也

洪範

箕疇不陳于商

書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內之難而能  
正其志箕子以之見其用于夷者明其心在晉也故  
曰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夫文之始事商也  
欲致紂為晉之主而已為康治之侯被錫馬繁庶以  
盡臣之大節繼箕子者明其有文王之心也紂終不  
明是以蒞衆用悔而已烏得而見哉若夫天一地二  
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一與地

六生水地二與天七生火天三與地八生水地四與  
天九生金天五與地十生土是謂五行類而章之止  
于九以尽天地大法聖人事業也蘊于商而陳于周  
罪紂而賢武也

蘇氏闢漢儒失

洪範之源出于天畀之禹人傳之箕子箕子死後世  
有孔安國為之注劉向父子為之傳孔穎達為之疏  
是一聖五賢之心未始不欲人君審其法從其道矣  
禹与箕子之言經也幽微宏深不可以俄而曉者經  
之常也然而所審當得其統所從當得其端是故宜

責孔劉輩今求之於其所謂法身傳身疏者而不獲  
故明其統本其端而欲人君審從之易也夫致治總  
乎大法立大法本乎五行理五行資乎五事正五事  
賴乎皇極五行含羅九疇者也五事檢御五行者也  
皇極裁節五事者也儻終身驗於氣則於始常道之  
次靡有不焉然則含羅者其統也裁節者其端也執  
其端而御其統古之聖人正如是耳今夫皇極之建  
也貌必恭、作蕭言必從從作大視必明、作哲聽  
必聰、作謀思必睿、作聖如此則五行得其性兩  
賜燠寒風皆時而五福應矣若夫皇極之不建也貌

不恭厥咎狂言不從厥咎僭視不明厥咎豫聽不聰  
厥咎急思不睿厥咎蒙如此則五行失其性兩陽燠  
寒風皆常而六極應矣歆曲之惑始於福極分應五  
事遂強為之說故其失寔廣而有五焉今其傳以極  
之惡福之悠好德歸諸執極之憂福之康寧歸諸言  
極之疾福之壽歸諸視極之貧福之富歸諸聽極之  
凶短折福之考終命歸諸思所謂福止此而已所謂  
極則未及其弱為遂曲引皇極以足之重皇極非五  
事匹其不建之咎止一極之弱哉其失一也且逆而  
極順而福傳之例也至皇之不極則其極既弱矣吾

不識皇之極則天將以何福應之哉若五福皆應則皇之不極惡憂疾貧凶短折曷不偕應哉此乃自廢其例其失二也箕謂咎曰狂僭豫急蒙而已罰曰雨暘燠寒風而已今傳又增咎以耗增罰以陰此其樞聖人之言以就固謬况耗与蒙无異而陰可兼之而別名之得乎其失三也經之首五行而次五事者徒以五行天而五事人不可以先天耳然五行之逆順必視五事之得失使吾為傳必以五事先五行借如傳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則木不曲直厥罰常雨其餘亦如之察劉之心非不欲耳蓋五行尽於思

凡以則皇極尚如庶驗增之則雖悉亦在駁焉故離  
五行五事而為解以蔽其象其失四也傳之於木其  
說以為貌矣乃火土金水則思言視聽殊不及焉自  
相駁亂其失五也夫九疇之於五行可以條而入者  
惟一箕子陳之蓋有深旨矣五事一也庶驗一也驗  
之蕭又哲謀聖一出於五事推之貌言視聽必一出  
於五行此理之自然可不條而入之乎其他八政五  
紀三德稽疑福極其大歸雖越於五行五事非可條  
而入之者也條而入之非理之自然政其傳必鈞牽  
板援文致而強附之然後可以僅知此極之所以應

此事者立言如此其亦勞矣若是則劉氏之傳惑且強得矣噫傳之法二劉唱之班固志之後之史志五行者孰不師而効之世之讀者又孰不從而然之是以膠為一論莫有攷政吾得元言哉

蘇文

漢儒災異之孝何其戾經為道惑人之甚也夫子作春秋記特之災異未嘗言其應者以天道之難言也漢儒何言之異乎董仲舒則守公羊之陋劉向則本谷梁之拘至其子歆又主左氏之妄以三家之說分配洪範五行之災異而京房賈孟夏侯勝谷永之徒又從而翼之悲夫漢儒之說勝則春



秋始暗昧洪範九疇復數矣劉氏之傳曰田獵之  
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農民農時則木不曲直引  
春秋成公十六年正月雨水冰為證劉向以陰氣  
脅木為僞如公子偃之應歆以為上陽施不下通  
下陰施不上達或又以為魯侯執序之異又以為  
甲兵之象吾不知何者可信又曰弃法律逐功臣  
殺太子以妻為妻則火不炎上引春秋成十四年  
八月御廩災為證向則曰夫人有淫行也歆則曰  
弃法度无礼之應也仲舒則曰君臣俱愾也吾又  
不知何從若是之類皆妄相牽合戾經反道甚矣

此元足論也又以木不曲直則免之不恭是謂不  
肅厥咎狂厥罰常雨厥極惡能常之則其福為攸  
好德五行皆然是以五事上配五行下配五福六  
極六極不能當於庶證又有厥咎耗厥罰常陰之  
說此又惑也夫箕子之言九疇自五行至五福六  
極固不能元先後緩急之序首以五行者以天生  
五材闕一不可一日而无五行則人不能以自生  
何暇論五事八政五紀三德以至五福六極乎故  
曰鯀煙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  
疇言九疇始於五行五行本於水水性失則五行

汨亂五行之性失則九疇无序矣謂九疇以五行  
為重可也而謂九疇皆配合於五行則非也九疇  
之相配惟五事庶證而已曰肅時雨若又時暘若  
哲時燠若謀時寒若盛時風若此以人時上應天  
時經則明言之矣其他皆元相配之理也五行之  
於五事亦自不相涉况及其他乎先儒以兌配木  
以言配金以視配火以聽配水以思配土漢儒之  
說配也非箕子意也若出箕子之意則五行必先  
木以當兌次金以當言次火次水次土以當視聽  
思又必如是證有肅又謀哲聖之言五行乃先水

次火次木次金次土殊不與五事同序又元甫又  
哲謀聖之言必欲配之者強配之也曾不思箕疇  
次八曰念用庶證謂之庶證則直為五事之證驗  
與他疇不同也若夫五行自五行八政五紀自五  
紀三德自三德稽疑自稽疑何證驗之有乎苟以  
五行皇極五福六極皆合於五事則八政五紀三  
德稽疑亦可強合之乎知彼之不可而惟此之求  
矣箕子之意明矣近世蘇子知劉氏之失立論以  
非之是矣而其自為說則又以理五行資五事正  
五事賴於皇極五行含羅九疇者也五事檢節五

行者也皇極裁節五事者也此亦不可也五行之  
用特已於九疇何以能含羅九疇乎五事之在人  
无身於五行何以能檢御五行乎皇極之道凡天  
下事皆欲歸之八政三德之類亦然言惟裁節五  
事而已哉乃欲以一治三以三治九以九治五十  
以五十治百未見其可也且謂皇極之建凡九疇  
皆序亦可矣若皇極之不建吾不知木何以不曲  
直金何以不從革土何以不稼穡至於六極之中  
生而抱病謂之疾狀鬼醜陋謂之惡勢力孤寡謂  
之弱此皆出於天命非人所為也今以皇極不建

五事不當五行不順乃使人疾使人惡使人弱者  
有是理乎故夫蘇子之論正与五行傳卞而未免  
五行傳之惑也誠使劉氏之傳本而焚之不為後  
儒惑則九疇之義昭昭矣

### 旅焚

召公因此陳戒

西方之戎有國名旅者遣獻其大犬其名曰焚於是  
太保召公因陳戒史叙其事

正義

本朝 孝宗皇帝淳熙八年臨軒策士書旅焚以

賜焉 聖意深遠矣

金滕

叙周公之請命

趙商問節元曰若武王未終疾固當瘳信命之終雖請不得自古以來何患不為玄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義子不忍嘿爾視其 獻歸其命於天中心則然欲為之請命若君父之病不与請命其孝忠之心也然命有定分非可伐也周公為此者自申臣子之心耳

大誥

周公攝政東征

武王既崩管叔蔡叔与跖子武庚三人監殷民者又  
及淮夷共叛周公相成王攝政將欲東征黜退殷君  
武庚之命以誅叛之義大誥天下正義

微子之命

命微子代商後

成王既黜殷君之命殺武庚乃命微子啓代武庚為  
殷後為書命之正義

康誥酒誥梓材

周公因事分戒

成王既伐叛人三監之管叔蔡叔等以殷餘民國康



叔為衛侯周公以王命戒之作康誥酒誥梓材三篇之書也其酒誥梓材亦戒康叔但因事而分之然康誥戒以德刑又以化紂嘗酒故次以酒誥卒若梓材之治材為器為善政以結之

正義

### 康誥簡編脫誤

康誥者成王既伐管蔡之後乃以商之餘民封康叔則知康叔封於豳之後考洛誥云朕後子明辟則知洛邑作於後辟之時相距五載今觀康誥之序云乃云作新大邑於東國洛與封叔之意不續蓋此篇之序即洛誥之序也經秦火之餘簡編脫蠹序書訛

件可知矣

召誥洛誥

欲居洛邑為都

成王於時在豐欲居洛邑以為王都使召公先往相其所居之地因卜而營之王與周公從後而往召公於庶殷大作之時乃以王命取幣以賜周公因告王宜以夏殷興亡為戒

正義

告以居洛之義

召公先相宅卜之周公自後至經營作之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成王既成洛邑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

之書

孔安國注

多士

以王命誥衆士

成周之邑既成乃廷於之頑民令居此邑頑民謂殷之大夫士從武庚叛者以其无知謂之頑民民性安土重迁或有怨恨周公以成王之命誥此衆士言其須迁之意

正義

無逸

此以所戒名篇

成王始初即政周公恐其逸豫故戒之使無逸即以

所戒名篇

正義

唐宋璟寫元逸為圖 本朝仁宗命書元逸于屏  
間皆此意也

君爽

六臣不及傳說

君爽解召公疑周公也六臣不及傳說者本自古佐  
少主之類決召疑也當是時嗣君尚功且不至事二  
叔流言四國已惑同志並立召公一人而已尚且不  
悅為周公者謂之奈何故曰成湯則有伊尹太甲有  
阿衡太戊時有伊陟臣扈祖乙有若巫賢武丁有若

甘盤皆解詔疑也如傳說者非輔少主之類故曰余  
舊李于甘盤

君奭之書李者惟見序有召公不說之言者有汝  
有合哉之語則皆以為召公疑周公召公聖人之  
徒也不疑周公於四國流言之際而疑周公於復  
辟之後有是理耶司馬遷作史記燕世家且曰成  
王幼周公攝政因踐祚召公疑之乃作君奭此尤  
繆也君奭書乃周公復辟之後二公為師保之時  
何得云亦乎夫召公之不疑周公漢儒或能言之  
矣然其自為說則又未得也孔穎達曰周公既攝

王政不宜後列於臣職是以召公不悅周公之留也王氏曰習文武至治之後則難為繼成王非有過人之聰明則易以壞以易壞之資任難繼之時此召公於親政之始有不悅也蘇氏曰伊尹既復政而告歸周公不歸故也如王氏之說則是召公以成王聰明不足難與有為豈聖賢之意乎如孔氏蘇氏之說則是周公不知以禮進退反使召公欲其告歸又且不免聖賢之有疑也予皆謂不然熟讀君奭一書元召公憂成王難與共治之事亦元召公欲周公告去之意然則召公之不悅者非

為周公也自有所不悅也夫召公自有之所不悅  
何也召公相文武成王三世矣至成王能自為政  
召公之年已老矣而復尊以師保之任方功成身  
退之時而加以莫重之寄雖成王之所眷注周室  
之所倚賴爵位日隆任責日重非召公所樂也况  
召公已封於燕身留相周而不得優游於國不悅  
之首蓋為此尔是以周公勤一作書以留之蓋不  
以寵利居成功者人臣去就之節忘身徇國愛君  
不忍去者大臣始終之義召公之欲告老雖得去  
就之節未可以為忘身徇君之義此君奭之書所

為作也始則曰周雖受天命而天命不可知昔者  
商有天下賢臣若伊尹伊陟巫咸之徒皆終始盡  
忠不去王室故謂之率維茲有陳保又有商是以  
商多歷年所也至周文武之時號叔閔天之徒既  
昭文王於前又昭武王於後亦如商之世臣也今  
子登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之時不可以位尊  
責重不樂留此而異前世之臣也故曰苟造德不  
降我則鳴鳥不聞謂老成之德若不降意少留則  
不能致鳳鳥之瑞矣既又告之曰前人命汝作民  
極使汝明勉偶王汝其敢忘之乎及其終又曰惟



乃知民德亦網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  
治言汝獨知民德不可徒尽臣節於初而不能成  
其終宜敬汝之治職而後可也深攷一篇之義元  
非周公以大義留召公釋其不悅之意歆勻同儕  
成王也周公自以為成文王之功于不怠雖海隅  
出日之地皆率俾之豈容召公告去乎觀此則君  
奭之書為留召公而作非召公不悅周公可知矣  
知此理則一篇之義昭然矣若謂召公以周公當  
去職則苟造德不降之言乃謂周公自謂也可乎  
至於命汝作民極惟其終之言何謂耶故曰召公

自有所不說。爾非周公也。其後周公沒，召公相成王。至康王即位，嘗為太保，承介圭以授王。則召公終老於王室，雖有燕之封而終不得就國。與周公之魯同也。豈非以周公之旨不可忘耶？嗚呼深味君爽之書，大臣愛君之義，盡矣。

### 蔡仲之命

封蔡仲為國君

蔡叔與管叔流言於國，謗毀周公。周公囚之，郭鄰至死不赦。蔡叔既沒，成王命蔡叔之子蔡仲踐諸侯之位，封為國君，以策書命之。

正義

多方

稱王命告天下

成王歸自伐奄在宗周鎬京諸侯以王征還皆來朝  
集周公稱王命以禍福咸告天下諸侯正義

立政

左右最須得人

周公既為此言乃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曰王  
之親近左右常所長事謂三公也常所委任謂六卿  
也平法之人謂獄官也綴衣之人謂掌衣服者虎賁  
以武力事王者此等皆近王左右最須得人周公既

歷言此官後言而歎曰嗚呼美哉此五等之官立政之本也 正義

### 周官

#### 周家用人之法

成王即政之初即有淮夷叛逆未暇得以立官之意  
號令群臣今既滅淮夷天下清泰故以周家設官分  
職用人之法以誥群臣使知立官之大旨也 正義

#### 顧命

#### 顧命都陳喪禮

孔子觀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則刪為百篇故

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至如堯舜二典直序  
人事禹貢一篇惟言地理洪範總述災祥願命都陳  
喪禮劉子元史通

康王之誥

古文合於願命

伏生以此篇合於願命共為一篇後人知其不可分  
而為二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審命已上內於願命  
之篇王若曰已下始為康王之誥正義

異命

康王命作冊畢

康王命史官作冊書命畢公使畢公分別民之居里  
令善惡有異於成周之邑成定東周之郊境史叙其  
事作畢命 正義

君牙景命呂刑

辨讎愈譏穆王

夫子定書自成康之後獨存穆王作君牙伯景呂刑  
三書使後世觀書知其用人与其訓刑之際如是  
明審可知穆王之為人不能文武成康之風烈矣  
及觀韓退之作徐偃王廟碑乃曰偃王君國子民  
待四方一出於仁義時周穆王元道意不在天下

得八龍騎之西巡宴王母之瑤池歌淫忘歸四方  
諸侯之爭卞者无所資至咸賓祭於徐贄五帛死  
生之物于徐庭者三十六國穆王聞之懼命造父  
御長馭而歸伐徐偃王北走嗚呼如退之之說則  
夫子所書穆王之書可以廢而无傳究其所以乃  
退之恃才矜博輕信異端詭說厚誣穆王也夫乘  
八駿觴王母出於列禦寇謂西極之化人請穆王  
同遊王執化人之祛騰上乎中天既而王說不恤  
國事肆意遠遊乃至巨蒐氏之國又升崑崙之丘  
以至于瑤池此特禦寇假托謬悠之言以神二仙

之術與謂黃帝不親政事夢想華胥之事同莊列  
寓言大槩詭怪如此後左氏不之察乃因其說曰  
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迹焉妄  
者又作穆天子傳以廣孟浪之說此退之所為據  
也夫以列子謂穆王好神仙不恤國事為可信則  
謂黃帝不親政事亦可信耶以穆王宴淫池為可  
信則黃帝至華胥亦可信也退之名為信吾道排  
異端者也而又溺於異端不已陋乎且其言謂偃  
王能行仁義愈非也周室在上偃王誠知仁義者  
豈敢斷諸侯之爭辨受三十六國玉帛之贄乎信



一迂怪之說而矣夫定書之旨立徐偃之偽名誣  
周王以大惡退之一碑之失百世不能贖也今觀  
穆王三書其命君牙為大司徒則自謂守文武成  
康之遺緒其心憂危若蹈虎尾涉春冰必賴股肱  
心膂為之翼也其命伯景為太僕正則自謂怵惕  
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至有僕臣諛厥后自聖  
之言非惟見其任君牙伯囿之得人且知其飭躬  
畏咎也其命呂侯以刑也則歷告以謹刑罰恤非  
辜雖當耆年而其心未嘗不在民反謂之意不在  
天下何耶使穆王作二書皆元賈之言所任之人

亦不當則夫子不取之也夫子存其書則君牙伯  
囿呂侯非妄人穆王非不恤國事之主明矣當是  
之時君臣如此而徐子偕王已謬矧又受諸侯之  
享乎今之世儒有讀命伯景為大僕正者則曰穆  
王好馬故也讀呂刑王享國百年耄荒則曰王老  
而荒怠故好游也蓋列子之說傳為左氏以及於  
韓子信韓子之說必至於此也據書曰王享國百  
年耄言時已老矣年雖老而猶荒度作呂刑以詰  
四方正見王之不怠也荒度之義與荒度土功同  
若果既耄且荒何暇訓夏贖刑乎子病世人毀訾

失寔不得不為之辨

文侯之命

平王命晉文侯

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立而東遷洛邑晉文侯迎送  
安定之故錫命焉

孔安國注

費誓

見周王之述熄

文侯之命明周道不繼也猶商之有伊訓乎猶夏之  
有五子歌乎東遷之始命也黍離東遷之後詩也止  
於文侯之命顯平王无可紀也降黍離之詩夷平王

為諸侯也言諸侯有善亦可記故以費誓鑒之若曰  
平雖為侯亦元善紀夷之元聞也故費誓見周王之  
迹熄也周有子孫豈容費出哉故曰王者迹熄也周  
本也魯支也秦異也本不繼則支繼之支不繼則異  
繼之異姓出本與支俱絕也本古之王子也後之帝  
子也支古之同姓也後之宗室也異古之庶姓也後  
之權臣也亦如後世未有帝子則留心宗室不可使  
權臣出也噫漢也唐也能鑒于此曹也朱也又何  
出邪

費誓列帝王之書名倖之不正也譏魯不當用天

子禮樂云爾禮樂者天子所以尊也而授諸臣適  
啓其僭也唐高郢魯議論之悉也魯父母之國不  
當名譏之故備書其事於詩書春秋俾後賢自白  
其宜与否也其在詩則偏魯頌於周頌商頌之中  
篇首必曰頌某公頌其事異於它頌者蓋稱頌者  
不宜頌也如春秋傳所謂立者不宜立也作者不  
宜作者之類爾民生於不足也郊祭禮之本也舞  
與頌樂之文也而皆僭焉成王啓之也因而僭天  
子之号令其過大哉誓者天子出師之号令也

秦誓

見周襄而秦僭

平王而下誥命絕久矣周之號令不行於天下名位存而已秦穆公西夷之國也乃能悔過誓衆作秦誓焉是三代之誥誓王朝所以令天下之文周不能有之而秦僭焉夫吳楚僭稱王徒切其名號爾不過榮於外焉春秋尚夷而秋之况秦穆公遂切為帝王誥誓之文其志可量哉聖人見其微則防其著思其漸則憂其大履霜之不禁堅冰不期也濫觴之不支襄陵難過矣設因有明王後興悟孔子之戒消堅冰於履霜堪襄陵於濫觴防微不至於著杜漸不及於大

立制度以誅僭竊後世安有稽首歸秦者哉故曰有傷焉有戒哉

世儒疑秦魯之誓僖公之頌論其德則非聖人言其位則非天子此世儒不得不疑然聖人之心是亦元可疑也而疑之者過耳夫聖人之刪詩書將以垂法於後世所以垂於後世者莫若立言之深切著明尚其言之善足以為法於人則位雖卑德雖薄何害其言之善乎尚其言之不善且或元言可錄則雖桀紂之位貴為天子子弓之賢亞於聖人不聞有言可法於後世然則詩書之所錄何必

待其德与位哉昔秦穆公不用蹇叔之言一戰於  
殽而敗績歸而有悔過自新之意魯伯禽牽三郊  
三遂之兵征伐徐夷有藩屏王室尊事天子之心  
魯僖公復周家之宇修姜嫄之廟大泮宮之制養  
四種之馬而又君臣相得以至特和年豐當時賢  
臣作為歌詩以頌其德是皆有美言善道可為後  
世之法列之詩書之末不亦宜乎至若宋之頌乃  
商家祭祀宗廟之樂歌耳正考甫得十二篇於周  
之太師至孔子編詩之時所存者五篇而已非宋  
公之頌也又何足置疑於間哉



總論

辨論三墳五典

辨論八索九丘

書序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三墳言大道也疏墳大也。以所論三皇之事其道至大故曰言大道。左氏疏賈逵云三墳三皇之書。延篤言張平子說三墳三禮之為人。防爾雅云墳大防也。書曰誰能典朕三禮。三禮天地人之禮也。馬融說三墳三氣陰陽始生天地人之氣也。書序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五典言常道也。言帝王之道可以百世常行。

故曰言常道也賈逵云五帝之典延篤言張平子  
云五帝之常道馬融說五行也書序八卦之說謂  
之八索於其義也疏論八卦事義之說者其書謂  
之八索孔子贊易道以黜八索賈逵云八索三王  
之法延篤言張平子云八索周禮八議云刑索空  
空設之馬融云八卦書序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  
聚也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  
疏其論九州之事所有志記者其書謂之九丘以  
丘聚也義如丘山故為聚左氏或謂之九區域義  
亦通也孔子述職方以除九丘賈逵云九丘九州

亡國之戒延篤言張平子云九丘周禮之九刑丘  
空也亦空設之馬融云九丘九州之數也昭十二  
年楚左倚相趨過靈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  
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疏云此諸家言者各以  
意言皆元正驗杜預所不信故云皆古書名春官  
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  
達書名于四方鄭玄參注云楚靈王所謂三墳五  
典若堯禹貢達此名使知之或曰古曰名今曰字  
使四方之書之文字得能讀之疏廷叔堅馬季長  
所說不同惟孔安國書序解三墳五典與鄭同尚

書序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

辨論典謨誓命

帝之書曰典臣曰謨正也王之書曰誓臣曰命變也  
正以首之變以次之明變前之正也典常也謨明也  
事不常則誓之期衆信也臣不明則命之期勉衆也  
堯舜二典百代君之首也皋稷二謨百代臣之首也  
皆正書也其猶易之有乾坤乎乾坤正易也甘誓顯  
帝正始變也以其父受舜禪不典而誓乎湯誓繼夏  
之變也以其去舜未遠而可復乎泰誓明繼商之變  
也以其父僭舜而子繼湯乎其猶易之有屯而下乎

此而下變易也然二帝君臣之用至三代俱變乎三代君臣之用視二帝不復乎時

何周元宣王書

書元宣王之書猶詩元穆王之詩也宣在詩而為中興穆在書而為中興何謂也書自秦誓而下武王治時之政也詩自閔雅而下凡有四始者文王造治之法也武王治時之政至昭王以來衰矣由穆王復之書存君牙景命者罪昭王也文王造治之法至厲以來衰矣由宣復之詩存六月采芑車攻者罪厲王也故宣也法而穆也政幾二乎文也武

也嗚呼三代王政由穆而後不繼矣三代王政由  
宣而後不繼矣誰隳乎漢也鑒漢者雖百世可  
知也

書大旨在時中

虞夏商周之書不知幾千万言今欲撮其摠要而求  
聖人用心之指歸是果向在乎余將一言以斷之曰  
時中而已夫當其可之謂時是道也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之所以為天下國家而孔孟之所以修身行己  
也唐虞以時中而揖遜故三聖授受而天下不疑湯  
武以時中而征伐故桀紂放弑而天下不怨堯舜之

身賢時中也夏禹之身子時中也微子去之箕子為  
之奴比干諫而死此三仁之時中也辟管叔于郭鄰  
降霍叔于庶人此周公之時中也孔孟得此書之旨  
故孔子之時中見於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  
久則久可以速則速之時而孟子之時中見於或召  
而不見或千里而見或去或不去或受或不受之時  
夫聖人傳心之法本元二道當其時之可要之不失  
吾中道而已